



美国与美国人

马拉默德

安德烈·杜勒斯

索尔·贝娄

约瑟夫·海勒

I. D. 萨林格

道克托罗

阿丽丝·瓦格

亨利·詹姆斯

E. B. 怀特

亚伦·金斯堡

詹姆斯·梅勒

寇特·冯·格

威廉·史泰朗

屈瑞林

安妮·泰勒

约翰·巴思

詹姆斯·坎农

寇特·冯·格

厄普代克

诺曼·波陶瑞兹

赫尔曼·沃克

V. S. 普瑞契特

威廉·诺代克

海明威

董鼎山 著

美国作家与作品

美国作家与作品

董鼎山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美国作家与作品

〔美国〕董鼎山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铁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41 千字

1988 年 8 月第一版

198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1—5,600 册

定价:1.65 元

ISBN7—80014—132—2

G·0038

目 录

密歇纳谈海明威	1
“垮了的一代”三始祖	10
真正的短篇小说艺术家	18
风格的要素	24
“创作能教吗”这个论争	30
马拉默德作品回顾	36
海明威的立体造型	43
散文大师的矛盾	50
黑人女作家笔下的双重 桎梏	63
“后现代主义”小说	73
“爸爸”的遗腹子	82
屈瑞林的“双重性格”	87
亨利·詹姆斯复杂 性心理	90
道克托罗的犹太激烈主义	94
 笔名,化名,无名作家	101
一份书评刊物的成功史	106

虚构的自传小说	113
《纽约人》杂志易主	115
海明威的初恋	122
金斯堡“还俗”	128
善饮的名作家	135
文学作品与版税	140
一块钱佣金	142
记者出身的创作家	145
J·D·萨林格的神秘	149
不再是鬼影捉刀人	154
书评与书评家	159
“女”作家，“青年”作家	166
流行小说的畅销因素	169
发掘遁世作家的秘密	172
修女的秘密	176
右派犹太文人的思路	178
谈文学作品改编电影	182
一个逗号之别	190
创作家与好莱坞	192
纽约文化界的一场笔战	196
后记	200

密歇纳谈海明威

海 明威遗作《危险的夏季》(The Dangerous Summer)已定今年(1985年)6月由斯克立勃纳书局出版,将是美国出版界一件大事。海明威于1961年饮弹自尽,至今已有24年,他的名声在读书界仍不减当年。

海明威生前也曾出版过几部受人蔑视的著作,《过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便是一例。此书问世后海明威名声曾一落千丈,后来因为《生活》画报的帮助,始恢复原来盛誉,终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里讲的一段轶事,是从另一位名作家詹姆斯·密歇纳(James A. Michener)替《危险的夏季》所写的介绍文中节译出来的。密歇纳是美国当代最畅销小说的作家之一;他在文学界声誉虽不及海明威,他的通俗小说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密歇纳的《南太平洋的故事》获得1948年度的普立策文艺奖后,他的写作生涯即欣欣向上,著过不少畅销书,其中有名的有:形容夏威夷岛的史诗《夏威夷》,形容阿富汗的《车马旅行队》,形容美国西部史实的《百年》,形容美国东岸马里兰州的《却沙比克》,形容南非洲的《契约》,以及形容波兰史实的《波兰》等。

这段轶事可使读者了解一些美国出版界推销书的噱头情

况，以及大作家文人相轻的程度。许多畅销书都是由出版者行使了特殊的广告宣传手段才始成名的，即使海明威作品也不例外。

从字里行间，我们也可看到密歇纳的复杂心理。他一面惊服这位大作家，一面对海明威又似抱有怨忿之情。因为虽然密歇纳自己享有盛名，可是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名誉则绝对不能与海明威相比。

而海明威呢？他的蔑视旁人的傲慢态度，在下面的轶闻中也显而易见。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曾因《过河入林》而受过人的责难。他的态度无非泄露了他的弱点。

下面就是这段轶事：

1952年夏，《生活》画报驻东京办事处派人来到朝鲜前线，带来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那人潜行经过随时有战斗活动的山地后，终于在前方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小营地找到了我。

“《生活》有一个很冒险的计划，”他私下对我耳语说。“我们准备用整个一期的版面登一篇文章。这计划之所以冒险是因为这篇长文乃是小说。”

“作者是谁？”

“欧尼斯特·海明威。”

这个名字在地洞似的散兵坑中好象爆炸一样的有力，它的意图马上把我吸引住。我一向敬慕海明威，认为他是我们之中最佳的作家。他是英文文句与新鲜词汇的解放者。我在世界各地流浪时，常遇到外国作家着力告诉我，他们虽然自认不低于海明威，但不愿摹仿他的写作。他们对自己的作风很自满。我一听到这些话就想，为何他们从来不说：“我不要摹仿福克纳，……或菲兹杰罗……或沃尔夫……或萨特……或

加缪。”他们总是说不要仿效海明威。这就使我猜疑他们所做的恰恰正是这个。

你如在我遇见《生活》那个使者的前一天问我，我会回答：“我对海明威非常敬慕。他给我们这些人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当然我不要学他那么写作。……”

且说，那使者继续说道：“这个新试验担着极大风险，《生活》不能失策。”

“有了海明威，你们怎么会输？”

“你显然没有注意‘记分牌’。书评家把他的近作攻击得一无完肤。”

“你指《过河入林》？那本书确不十分好。可是你不能因为一本著作而把一位作家一笔抹杀……”

“要点不在于此。他们不但攻击那本可怜的小说，而且怀疑他是否有资格继续出书。”

“我不信。”

“你难道没有看到那些拿他和他的小说取笑的文章？……《生活》深知，这样的攻击，将会给他的未来作品笼罩上阴影。”那人暂时停嘴，望望我们壕沟前的战地，然后回到了他的“要点”：“我们这一期牵涉到很多的……钱……与声誉。”

“你来看我干吗？”

“我们要尽可能的把那故事弄得象个样子，再呈献于世。”

“我能干什么？我不认识海明威。”

“你尊重他吗？”

“他是我的崇拜偶像之一。”

“我们的编辑们就这么希望的。”他向我凝视一下说道：“他们要你先读校样……你可自作主张……我们不施压力。”

如果你喜爱这篇东西，请写一篇我们可在全国性广告上所用的评论。”

“目的是什么？”

“可以一举击破那些残忍的书评所遗留的坏印象……去除那些以为那个老人已无写作前途的猜疑。”

“请告诉我实话。你有没有问问其他比我有名的作家？有没有人拒绝？”

“我实在不知道。不过我确知编辑们根据你对战争与人的关系的看法，认为你写最合适。”

“海明威知道这个措施吗？”

“如果他知道我们以为他需要这类帮助，必会深感受辱。他只能在看到广告时才会发现。”

我义不容辞地答应了那使者，我会先读原稿，祈望稿子写得不错，如果真的不坏，我会不犹豫地直说。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能够如此颂扬名家，机会实在难得。

“请严守秘密，”那使者说。“这是纽约地区以外的唯一副本。你如果写出评论，请立即寄给我们。”他将一个小包放在我手中，点点头，警告我不要随便乱放免得让人知晓，就告辞前去搭乘往东京去的飞机了。

随后的数小时富含魔力。在南朝鲜遥远山间我们的海军陆战队营地，我拣了个不明亮的角落，撕开小包，开始阅读写一个老渔夫捕鱼，以及他与大鲨鱼搏斗的令人激动故事。从故事的开头，读到宁静的高潮，再读到活生生的结尾，我深深着了迷。不过他的炫耀技巧使我这么地眼花缭乱，令我不敢立即在读完后写我的评论。

我明知道海明威好似一个巫师。他采用了巴尔扎克的所有高妙手法，以及福楼拜、托尔斯泰、狄更斯所已发明的每

一有用技巧，因此他的作品常在表面看来较现实的更好。我喜爱他的写法，不过他以《过河入林》已证明他有时显得平庸。如果他再次平庸，我不愿上当。

我坐在那个角落里，把校样推得远一些，好像怕着它的魔，一面我却越来越清楚，我面前乃是一篇伟大的杰作。只有“杰作”二字可以形容它。《老人与海》是这么一个灿烂的奇迹，只有天才作家才能偶然创造（后来我获悉，海明威在八个星期内一口气写成，无需修改）。我思考它的形式与风格的完美，把它与其他我所视为珍宝的中篇小说相比：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伊丹·弗洛姆》（Ethan Frome），约瑟夫·康拉德的《青春》（Youth），亨利·詹姆斯的《艾斯本文件》（The Aspern Papers），和福克纳的《熊》（The Bear）。

把海明威的故事列在其他杰作的同等地位后，我将校样藏在铺盖之下，走出去步入朝鲜之夜，对自己要能如此接近伟大作品深感激奋。我艰难地走过崎岖不平的地域，我决定了：不管那些比我明智得多的书评家对海明威过去的错处说些什么，我必得公开表示《老人与海》是一件杰作。何必要那么谨慎小心？

我现在很觉惭愧，因为我没存下我所写的评论。我的评论系登在全国各地的全幅广告上。我想我大概是说，像我这类作家，对这位文学专家终于夺回冠军，何等快乐！看到我这些字句的人毫无疑问会相信这是一册值得马上阅读的书。

不管怎样，《生活》高兴地用了我的评论，付了我稿费。可是我蒙在鼓里的乃是，当那个来自东京的代理人把校样郑重地交给我时（“纽约地区以外的唯一副本”），《生活》也另以600份校样在欧美各地向评论家分发，每个都是“万分秘密与独一无二”。1952年9月第一个星期那册登载了海明威中篇

小说的《生活》出刊了。在这个极为聪明的宣传方法下，那期杂志竟销了 5, 318, 650 份，海明威的单行本也立即升为畅销书，终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海明威好象拳击家一样的在九个回合后赢得冠军。

这个出版界的大胆行为造成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后果。《生活》的编辑们高兴得很，决定再来尝试一下。他们在考虑另一作家人选时，记起那曾经冒险写过颂扬海明威之名声的人。

另外一位使者来找我，这次是来自纽约，而且职位较高（我认为他是从东京来的）。他带来了叫我惊喜交集的建议：“我们从《老人》取得空前的成功，现在再想来一下。我们以为你是人选。”

“世界上没有这么多的海明威。”

“在你自己的水平上，你可以做到。你能理解喜欢行动的人。你的脑子里有没有什么故事？”

对这类问句，我常直率答复。我爱好写作。我爱好舞弄与人类感情发生纠缠的文字。我当然已有十多个主意，在细细察视后发现多数没有价值，但有一、二个似乎有经久的力量。

“我曾在朝鲜上空参与过战斗飞行……”

“你这把年纪？”

“我也在地面干过很多巡逻任务。我脑中有一些主题的大纲。”

“比如，什么？”

“比如，一个民主国家不公开宣战而参加作战是很危险的。比如，将青年人送往前线作战，而老年人坐在家中赚钱，既不吃苦，也不付军税，这在道义上是错误的。特别错误的是

任意召唤一些人去作战，而任意让其他同样合格者自由地留在家中。”

“你的故事是不是要敲这些边鼓？”

“我不是敲边鼓的。”

“写吧。我想我们有些成文的东西。”

我突然被前所未知的热火所袭，一面又对自己可以追随海明威的足迹而深感兴奋。我便把所有其他工作搁在一边，飞到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这样我可以对我在朝鲜所随便飞行的战斗机有更亲切的认识，同时也可熟悉航空母舰那些错综复杂的技术和作用。在朝鲜战争初期，我曾在海军许多母舰上飞行升降，有足够的知识以供写作。不过直到你坐下真正开始在纸上写字的时候，你绝不知晓你实际上的知识何等简陋。

1953年7月6日，《生活》第二度出版了一次登完的中篇小说《东古里的桥梁》(Bridges at Tokori)，距离《老人》的巨大成功不到一年。像上次一样，编辑们为了保全自己，也请另一位作家来证实他们货品的道道地地。这次他们挑中了赫尔曼·沃克来说些好话。虽然我已不记得我的关于海明威声明的内容，但我清晰记得沃克这么说到我：“他的眼睛已看到过光荣。”

我的作品的销数比不上海明威的，但第二次的尝试也算反应不错。这样编辑们又要寻求第三位、第四位的“继承人”。

我相信他们要将这个盈利的连锁继续下去：先是我称颂海明威作品，然后我写我自己的；其次是沃克称颂我的作品，然后写他的；谁来称颂沃克的就来写第四部。可是沃克一时没有东西可用，于是《生活》就找到一个名誉几乎与海明威相齐的英国作家，但他的中篇小说完全失败，第四者的计划就被

放弃了。《生活》这种一次登完的新颖作法能够成功，原因是有一个能手海明威。像我这样的作者尚可一用；作品如果既无生气又不紧凑，就会失败。这个尝试结果就此而止。

我只遇见海明威一次。在纽约的某个冬季下午，我的老友里纳·赖翁斯（《纽约邮报》的闲话专栏作者，但有时也是海明威的密友与旅伴）来个电话：“爸爸（海明威的朋友们对他的亲昵而又尊敬的称呼）刚从古巴回来。我们与吐兹在一起，你干吗不过来？”

当我到了那个著名酒馆（为体育名人萧尔所开，文艺、影剧、体育各界名人常集此饮酒、进餐）之时，萧尔正坐在他心爱的角落开玩笑地侮辱客人：“请想想，像我这么一个有身份的人，竟将整个时间浪费在这群写文章的家伙上。”海明威、赖翁斯与其他两个名字我不记得的人正在交谈战场故事。里纳虽已经告诉过我海明威很想同我这个自招麻烦替他的《老人》辩护的人相会，海明威自己却闭口不谈此事。他很矜持而无礼貌，他甚至不屑向我招呼。

只有两段谈话使他态度软化。有一次他替我仗义执言：“我从不要有人叫我为‘那个有天才的费城作家’。我要与名家比赛：福楼拜，披奥·巴鲁哈（1872—1956，西班牙作家）”。

当我说到我对巴鲁哈这位扎实的作家极其尊敬而且曾访问过他时，海明威很表惊讶。在巴鲁哈逝世之前，海明威曾告这位辛辣的老人：“你才配获得诺贝尔奖金，不是我。”我们满怀深情地谈论那个倔强的西班牙人。

更使海明威惊讶的是我曾与一群墨西哥斗牛士一起旅行过。他听说我与几位墨西哥著名斗牛士相识，更表喜悦……

我们谈论了一会时，海明威将多数墨西哥斗牛士都列为二流……不过他却没有胆子就我对《老人》的称颂向我道谢，

而我也不愿提及此事。不久以后，1961 年 7 月，我听到他的去世消息，他享年 63 岁。

(1985 年 1 月 17 日于纽约)



“垮了的一代”三始祖

——美国一个文学流派的始末

美

国于 50 年代兴起的落拓不羁的文学派别 Beat Generation 国内译为“垮了的一代”，挺为合适。50 年代也正是我在纽约文艺青年群中相混的时期，我也反对世俗陈规，虽然并没有一窝风地模仿他人的吸毒恶习。同时，我对“垮了的一代”作家很具好奇的兴趣。

30 年后的回想，在记忆中尚有一些甜味。当时我们一群爱好文学青年常在格林威治村或勃鲁克林高地的一个充满阳光的公寓中聚谈。讨论文学的潮流，或互相朗诵自己所未发表的著作。这两个地方都是文艺人士的集中地。我虽然偶然遇见一些“名人”，总觉得自己还是在外围圈中，没有进入中心。

“垮了的一代”所遗留的作家中，今日最成名的当然是诗人亚伦·金斯堡。金斯堡去年 10 月参加了一个美国作家代表团前去访问了中国，又使我想起了我对 50 年代文坛的认识。

在 80 年代的今日，“垮了的一代”来踪去迹如何，似乎值得一记。

这些年轻人是于第二次大战时期开始相聚。他们自称为 Beats，他们成了那一代青年的呼声，一般的特性是：落拓不

羁，对现状不满，蔑视一般美国所着重的进步、权势、繁荣、安全那类社会价值。领头者是三个人，一是来自东北部麻省的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他的背景是法裔加拿大天主教家庭，出身蓝领工人阶级；一是来自纽约隔邻纽泽西州的亚伦·金斯堡，他的背景是犹太商人家庭；一是出身于哈佛大学的威廉·波罗斯（William S. Burroughs），家庭背景是富有的耶教徒，自愿弃家落魄。

不久，他们的交友范围渐渐扩大，所谓“垮了的一代”后来也包括小说家约翰·荷尔姆斯（John C. Holmes），诗人格莱高里·考尔索（Gregory Corso）及加莱·史乃德（Gary Snyder，也曾于最近到过中国）。除了这些中心人物，又有许多趋时尚的跟随者与模仿者。这些模仿者常自以为是作家或诗人，在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中，以爵士乐为背景，朗诵自作之诗，有时也由穷苦挣扎的小出版商出版。

荷尔姆斯某次问凯鲁亚克，什么叫做 Beat？凯鲁亚克这么解说：Beat（英文原意为“打”）是形容一种被社会经验所打败了的精神沮丧状态；一个作家在这种状态下，会毫不羞愧，毫无顾虑地在作品中坦述自己的最隐私、最深刻的感情。

后来凯鲁亚克又把 Beat 此字与 Beat itude（极乐）联在一起，说这种极乐、狂欢、至福的状态，可以经由爵士乐、性爱、深思或任何类似个人经验达到。目标是将个人的自我毫无保留地完全开放，感受外来的影响。

三个开创者于是于 1944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初度相遇的，当时三人在心理上已受过被打击受创伤的经验。凯鲁亚克与波罗斯都曾应征入伍，可是因为不能遵守军中纪律，被开除了。凯鲁亚克在开首是被一阵爱国热情所袭，向海军报名入伍。某日早晨，他在兵营场地操练中途，突然把枪掷在地上，离队

前往兵营的图书馆躲避。宪兵立即把他抓住，指他患神经失常。退伍后他在海洋货船上工作，该货船经常将炸弹军火自纽约运到英国利物浦。

波罗斯是因为听到有一个哥大学生能够弄到货船工作而前来见他。当时凯鲁亚克只有 21 岁，已决定以写作为生涯。波罗斯比他大 8 岁，已对生活失望，养成愤世嫉俗的态度。他曾在大学攻读语言系、人类学；也曾任纳粹侵夺奥地利之前，在维也纳大学读过 6 个月的医学。退学之后，他在芝加哥当过酒吧间侍者，灭虫师，私家侦探那类杂职。他虽出身富有门第，但对自己家庭背景含有反抗性。（他的祖父因发明加减机而致富，他的母亲是美国内战时代名将劳勃·李 Robert E. Lee 的直系后代，他的叔父是洛克菲勒家族所雇用的宣传主任。）波罗斯先欲在芝加哥找黑社会流氓人士为伍，找不到，就到纽约来。

这三个人之中，以亚伦·金斯堡最为年轻，当时不过 17 岁，已一心一意要做诗人。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是名学者莱昂乃尔·屈瑞林 (Lionel Trilling) 与马克·凡·杜伦 (Mark Van Doren) 的学生。他当时所写的诗不过是通常诗的模仿。他并不觉得自己特殊。他的父亲也是一个会写诗的中学教师，认为儿子有天才，但劝他不要与那些新朋友为伍，以免受到不良影响。他的母亲犯了疯癫，而他自己发现对同性男子有兴趣。在 1943 年的美国，那类情思完全不为社会所容。

到了 1945 年春季，这三个青年人在哥大附近合租了一个房间宽敞众多的公寓（那时纽约的住房情况并不如目前的紧）。波罗斯因为年纪较大，不但成为“家长”，而且也与金斯堡发生了同性恋关系。他曾于战前在芝加哥经受过心理分析，因此他向金斯堡“启蒙”，劝他不要理会社会的压力，而自